

那些翻译大师们

傅雷

李健吾

梁宗岱

鲁迅

林语堂

戴望舒

杨绛

林纾

严复

苏曼殊

马君武



刘克敌 李西宏 主编

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者
翻译史上永远的大师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刘克敌 李西宏◎主编

那些翻译大师们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翻译大师们 / 刘克敌, 李西宏主编.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80251-228-3

I. 那… II. ①刘… ②李… III. 翻译家—语言学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49951号

那些翻译大师们

作 者 刘克敌 李西宏
责任编辑 王景涛 蔡传聪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08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228-3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22699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傅 雷

- 中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001
-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 002
- 重神似不重形似 005
- 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 011
- “仿佛一只天外的仙鹤” 016
- 君子不受辱，且从容归去 019



李健吾

- “花团锦簇”的多面手 023
- “像用砂纸细细打磨了一遍，闪着锃亮的光芒” 024
- 戏剧天才出少年 029
- “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 033
- “因为她的心在他的坟中” 038



梁宗岱

- 在一切的峰顶聆听宇宙的呼吸 043
- 情满欧罗巴 045
- 从“八个国内第一”说起 054
- 批评的美丽与美丽的批评 059



戴望舒

- 暮色冥冥里，那个远去的背影 065
- 丁香一样忧愁的雨巷诗人 066
- “将岁月消磨于庄严的钻研” 071
-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076
-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080
- “忽然来不及” 082



杨 绛

-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085
- 纤细的笔下，一展女性的温柔与敏感 086
- 《堂吉珂德》翻译第一人 089
- 失败的经验 093
- 杨绛与傅雷的交往 095



鲁 迅

- 从他国窃得天火来煮自己的肉 099
- 只卖二十本的翻译小说 100
- “硬译”的背后 101
- 为了孩子的未来 105
- 翻译为革命服务 107
- 他人眼里的鲁迅翻译 110



林语堂

-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113
- 那个超过好莱坞当红明星的中国人 114
- 起于青萍之末的东西文化之风 116
- 把翻译当做艺术 120
- 将幽默融入翻译 123
- “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128
- “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房客” 134



林 纾

- 不懂外语的翻译大家 139
- “可怜一卷茶花女，荡尽支那浪子肠” 140
- 左边绘画，右边译书 145
- “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 148
-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152



严 复

- 他让中国开始懂得西方 159
- “严伊同学”的真和假 160
- 《天演论》与晚清社会 163
- 众口称颂的“严译八大名著” 167

永远的“信、达、雅”	171
青史留名照北大	174



苏曼殊

天才情僧翻译家	179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篇吊拜伦”	181
“禅心一任娥眉妒，佛说原来怨是情”	188
“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	190
“狂歌走马遍天涯，斗酒黄鸡处士家”	192
“公子才华迥绝尘，海天寥阔寄闲身”	194



马君武

用翻译为革命服务	199
皮蛋博士与当红影星	200
“马君武”对“达尔文”	205
勇武刚烈的大学校长	207
马君武与孙中山	211
惜香怜玉动真情	214

后记	223
----------	-----

傅雷

中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我們帶着敏於十月四日至
母、食宿都好，價亦便宜。在
鼓樓、雞鳴寺及紫金山天
並在廣化的鶴林寺附近訪了
裝裱的八大山人墨筆荒鳥之
恐怕成績都不會太好。本



傅雷像

20 世纪的中国，风云变幻，天翻地覆，中西文化遭遇了空前的碰撞和交流。在这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翻译家以自己的笔为中国文学、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傅雷无疑是一个大写、闪光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一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良心。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

谈到翻译巨擘傅雷，首先该从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文学名著《名人传》说起。

罗曼·罗兰（1866—1944）是 20 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被称为“欧洲良心”。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欧洲，资本主义疯狂发展的弊病日益明显暴露出来，是一个骚动喧哗、弥漫着动荡不安的社会，也是一个孕育和产生伟人和巨人的社会。在理性主义即将崩溃、人文理想即将失落的年代，罗曼·罗兰不甘心看到伟大的欧洲趋于黑暗，他要做最后一位骑士，为心中的人文主义理想鼓吹呐喊。罗曼·罗兰之所以要写《名人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要是没有太阳，艺术家的使命不就是创造太阳吗？”他要用太阳的光与热，用这些巨人的力量，去驱散那些“遮蔽在天空中的阴霾”。



傅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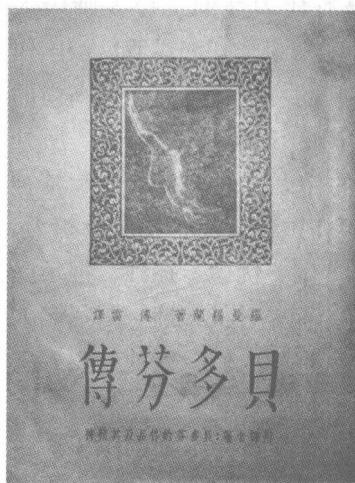
为此他选择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最有代表性的三位大师级人物——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描述他们坎坷和不平凡的一生，赞美他们高尚的品格和顽强奋斗的精神。三位大师尽管事业不同，贡献不同，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也不同，但都是各自领域的伟人。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磨难，都为创造不朽杰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罗曼·罗兰指出，人生是艰苦的，充满了贫困、忧虑、孤独，但承受如此苦难的人们却不懂得互相安慰和理解，而是彼此隔膜，写《名人传》，就是要把伟大的心灵献给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使他们得到安慰和鼓舞，使他们的心灵能够息息相通。

这部作品的社会价值毋庸置疑，如果能够被介绍到中国，应该会对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傅雷决心翻译此书。

傅雷最先动手翻译这本书，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十年后，他又对其中主要内容进行了重大修改——其中的《贝多芬传》几乎被全部重译。

《名人传》中，对中国读者影响最大的是《贝多芬传》。这位音乐家的伟大之处并不只在于他创作了那些伟大的作品，更在于他的坚韧、奋斗，敢于向神明、权威挑战的大勇大义，以及决不向命运低头的执著傲气。对于傅雷来说，以他的法国水平，文字翻译上自然没有问题。但其翻译获得成功，主要在于他对罗曼·罗兰精神世界的深刻理解，对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追求，这使得他能够和这位伟人在灵魂深处产生共鸣。

此外，他的个人经历也有很大关系。傅雷幼时丧父，由母亲一手带大。在个人生活经历方面，与贝多芬较相似。少年经历和对音乐、浪漫派文学的热爱，对傅雷的精神世界有极大影响，用他自己的后来说：“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遭此人生。”游学期间，他先后到过瑞士、比利时、意大利，但“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留学法国时，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读到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竟如同遭受电击一样大受震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贝多芬传》书影

可以说，医治傅雷青年时期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他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他的灵智成长中给他最大影响的也是贝多芬——而把伟大的贝多芬送到他身边的，就是那同样伟大的罗曼·罗兰。他承认自己蒙受了太多来自贝多芬的恩泽，吸收了太多来自罗曼·罗兰的营养。他总是想偿还，想表达内心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他也想让更多的读者理解和接受这两位伟人的精神财富。

傅雷的青年时代，中国大地上，“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他想把伟人的经验与历程展示出来，期盼在中国也升起一个照耀众人心灵的“太阳”，让国人始终有精神信念去战胜一切磨难。

秉持这样执著信念的他，坚信《名人传》会对读者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信念也在他重译《贝多芬传》的序言里一目了然：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

我不敢把这样的启示自秘，所以十年前就移译了本书。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

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了本书。

.....

译者 一九四二年三月

重神似不重形似

傅雷先生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他以精湛的法文造诣，翻译了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一大批世界文豪的经典名著。傅雷的翻译以介绍法语文学为主，并特别对罗曼·罗兰的作品情有独钟，而且成就最高。上世纪50年代，是他翻译的鼎盛时期，他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 also 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傅雷所翻译法国文学中最有名的，除却《名人传》，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它是以贝多芬的一生为蓝本的传记体小说，具有交响乐一般的宏伟气魄、结构和色彩。小说在描写主人公一生的同时，不时穿插对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精彩评论，带领读者徜徉在欧洲音乐的王国。显然，翻译此书需要译者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而傅雷正可担此重任。据说傅雷是边听音乐，边研究音乐史，边译小说的。由此可见，一个好的翻译家不仅应有精湛的翻译技艺，还应具有广泛的艺术趣味和很高的艺术修养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正如他自己所说：“文字的基本问题也是个艺术眼光问题……文字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所以我们除了专业修养，广泛涉猎以外，还得训练我们的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时要深入生活，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样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样的刻苦顽强。”



傅雷

傅雷是以这样的美学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他对文字的韵律、节奏、乐感，都拿捏有度。他既精通西方音乐，又深谙中国古典文学。在他的译作里，西方音乐的洒脱奔放和激进的音乐质感与中国古典作品的委婉娴静、细腻融合在一起。甚至傅雷自己也有些“自恋”起来，坦言“一边译一边感情冲动得很”。

傅雷看重的是音乐之“神”，“音乐是一种人类共通的语言，真有艺术家心灵的人总是一拍即合”，因为不同民族的艺术其实都潜在着或多或少、或浓或淡的共通气息。他说：“可见音乐是人生的绘画，但这人生是经过净化的。反映心灵的歌词，必须对心灵有诱惑的力量，但不能伤害皮肉，‘引起耳朵的反感。’音乐表现生活，是一种很和谐的表现。”除了罗曼·罗兰的作品，傅雷在其他作品中，亦是始终坚持将音乐的神圣之灵贯插于其间，让整个作品在具有流体质感的基础上，不忘赋予作品实质性的内涵与原貌。

傅雷的翻译风格和特有的文字魅力对后来的法国文学翻译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人是对照着傅译去精读原著的。他们不仅折服于傅雷理解的透彻和表达的准确，而且为其渊博的学识和对人生与艺术关系的深刻理解所感动。因而在读傅译小说时，他们不会觉得是在读一本翻译小说，而仿佛是在听一位中国作家，用生动感人的笔触为他们讲述法国的一个故事。

简单说来，傅雷翻译的精彩在于他善于巧妙地将自己的灵气和中国文化的精华注入到法国小说当中，但又绝不喧宾夺主，而是如同盐溶于水一样地自然、不露痕迹，最终使得两者浑然一体、和谐统一。很多学者甚至认为，傅雷的译文可以看做是汉语言文学的一个部分。

当代女作家王安忆讲过一个自己受傅雷翻译影响的例子。一次她参加学术会议，在发言时使用了一个词“聒噪”，汪曾祺先生说这个“聒”很好，是从哪里来的？王安忆起初说没有什么，就是很自然的用了。后来才想起是从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来的。汪曾祺先生说，这就对了，傅雷是何等人物啊！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翻译界也不断后浪推前浪。对于傅雷的翻译过的作品，也不断有人复译，傅雷的译文时刻都在接受新人

的挑战。

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从另一种信念出发去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而“重译”则是两个译者之间、有时甚至是译者和作者之间的竞赛。他把原作者的风格搁置其次，认为好的译者完全可以利用母语的优势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遑论前面的译者了。韩沪麟先生则比较谦逊，他觉得自己的译文未必能够超过前者，更不敢奢望有傅雷当年的成功，但将会有另一种味道。

《邦斯舅舅》的复译者许钧先生，从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角度，在《译者风格评析——傅雷译文风格得失谈》中指出了傅雷的一些翻译得失。傅雷在翻译梅里美的《高龙巴》、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时，都贯穿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翻译特色。虽然傅雷本人的风格与梅里美的“句短字洁”、“明快流畅”比较接近，但与巴尔扎克“气势浩瀚”的长句相比就有一定的距离了。傅雷把自己的风格过多地展露在译作里，以致原作的部分风格都被遮掩



《约翰·克利斯朵夫》书影

了。许钧先生复译了《邦斯舅舅》，就是为了研究傅雷的翻译，所以他要求自己的翻译更接近原文的风格而达到忠实。

一个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必定有着多方面的知识储备，而不仅仅局限于对外语的熟练掌握与对母语的驾轻就熟。傅雷曾在《傅雷家书》中对自己的儿子傅聪提过做一个钢琴家的建议。循着这点建议，我们也可以说：要做好一个文学翻译家，首先要精通一门外语，有可能要懂一门或者几门外语，之后要能娴熟运用母语，再之后做一个杂家，具备各方面的知识，最后才是做一个文学翻译家。

遗憾的是，在当今时代，要找出一个有很高修养的翻译家是很



傅雷

难的。在一个以追求快餐式文化为时髦的年代里，翻译早已不再被视为庄严神圣的工作，似乎无论什么人，只要懂一点外语就可以翻译。翻译，在更多人的眼里成了一种“匠活”，一种技巧，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已，再也不是傅雷所追求的“艺术”了。

做一个优秀的翻译家已经不易，成为一个优秀的翻译理论家就更难，而傅雷两者兼备。

他在致友人的两封信里多次阐述过对翻译的见解。特别是致罗新璋的信，篇幅不大，却言简意赅，相当精彩。其中“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一句，似可看做傅译的座右铭。傅雷对“神似”作了如下注脚：“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译文是让中国人看的，故必须是“纯粹之中文”。当中文不足以传达原著的信息时，傅雷主张在翻译中“采用西洋长句”，“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如今的现代汉语里出现了许多新的句式及修辞法，其中许多就是受外语影响的结果。

自然，要让翻译达到传神的境界，并不容易。傅雷对此深有感触：“传神云云，谈何容易！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又为一事。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东方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西欧文字彼此同源，比喻典故大半一致。译文必须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能朗朗上口。至于试译作为练习，最好选个人最喜欢之中短篇着手。一则气质相投，容易有驾轻就熟之感；二则既深爱好，领悟自可深入一层；中短篇篇幅不多，可于短时期内结束，为衡量成绩亦有方便。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着。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翻译。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旧小说不可不多读，充实词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于此，常感用力不够。总之译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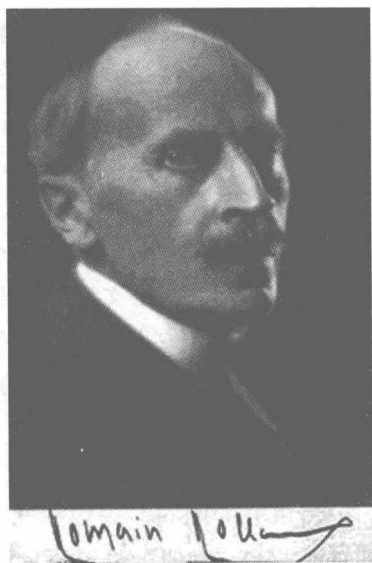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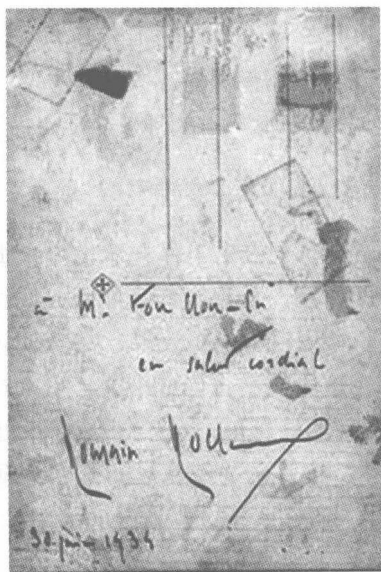
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必未能深切领悟。”

我们看几个精彩的例子吧。

翻译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时，傅雷可谓耗尽心血，处处看出其妙笔生花的不凡功力。如在法文中，“femme”一词含义颇多，有妻子、女人等等之意。傅雷在翻译中，采取了不同词汇来表述不同的场合需求：这个小妇人、那些婆娘、最风雅的妇女们、我们女人、娘儿们、你老婆、一个少女、一个小娇娘、她老妈子、几位太太、他的小媳妇儿、一个妙人儿……可谓精彩纷呈。傅雷在译文中，还非常注意对话的译法，尽己所能地根据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教养，谈话的对象、场合、环境而翻译出恰当的内容来。这样丰富的色彩，让读者阅读时带着轻松的心情；这样跳动的词汇，让读者时刻感到新鲜和生动，读来不会产生乏味感、枯燥感，才能借着译文，随着原作者的情感一起舞动，并一路欣赏作者和译者提供的无限风景和美图。



傅雷



罗曼·罗兰寄赠傅雷的亲笔签名照片

如《高老头》中的这样一段对话——

……立刻八个声音同时嚷起来：

“磨刀哇！磨刀哇！”

“鸟栗子呕！”

“卷饼嚷！太太们！卷饼嚷！”……

“有旧衣服，旧金线，旧帽子卖伐？”

“甜樱桃啊甜樱桃！”

……

一幕闹剧，跃然纸上。傅雷的上海方言语气在这儿用得很是生动。也许这里使用北京方言会更好，更显出当时热闹精彩的市井场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傅雷在用词斟酌上和用词的艺术上已经到达相当高的艺术境界，几乎可以呼之即来。

再看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其中有这样一段：

因此，查理带了巴黎最漂亮的猎枪……他也带了全套最新奇的背心……还有当时风行的各式硬领与领带，名裁缝蒲伊松做的两套服装……一套华丽的纯金梳妆用具也随身带了。凡是花花公子的玩意儿，都已带全……

这一段中，巴尔扎克连用六个 *emporta*（带来）作艺术渲染。此种修辞法有强调、突出文章某一内容的作用。如果直译也能收到同样的修辞效果，就当尽量照搬。要是直译收不到同样效果，甚至使译文无法阅读，就得改换译法。巴尔扎克这段文字直译成中文，看来行不通。傅雷就略去四个人称代词“il”（他），“*emporta*”（带来了）也多用不同译法，其中有一个干脆不译，与上文“还有风行的各式硬领……最讲究的内衣”一句一气呵成，即把原著的神韵再现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神似”境界啊。

著名学者施蛰存先生对傅雷的翻译功力很是赞赏，曾经讲过一个傅雷谈“神似”的例子。他说，有一次他和傅雷谈到翻译时，傅雷